散 文

乡思何处达

●史艳茹

岁月的风尘在催熟我心智的同时，也催生了我的乡愁。

年少时，我羡慕有机会穿高跟鞋的邻里姐姐们，能够满足自己对美的追求；稍长一些，我羡慕能够出去闯世界的少男少女，自认为那就是年轻人的豪情；不惑之年，我羡慕那些不曾远嫁的女子，因为她们不必忍受思乡之苦。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不知不觉间又到了老家杨花榆荚漫天飞舞的季节。记忆的潮水如同打开了泄洪的闸，肆意汪洋，二十几年乡村生活的点点滴滴纷至沓来。

老房子旁的那棵需要两三人合抱的大榆树因弟弟要盖新房而被迫寿终。我再也没有机会看到那一串串、一枝枝密密地、紧紧挤着的榆钱儿。园子里靠南墙的一排能够遮阴的杨树，也因盖牛棚被连根拔起；杏树、沙果树、李子树也因我们姐弟三人结婚后离家而从妈家小院消失了。妈家院子里杨树、榆树和各种果树虽然相继“离世”了，可是当年乡村的生活带给我的美好回忆如同一杯杯陈酿，历久弥香！

前几天，我在送儿子上学的路途中，见到一地类似毛毛虫的“杨树构子”。儿子很陌生，当我告诉他，我们小时候在老家农村时叫它们“杨树构子”时，儿子哈哈大笑，觉得这名字很好玩，一路上笑个不停。

关于杨树，我印象很深的是在杨树枝条变得柔软时，折下一段，用手轻轻扭动，然后把中间的硬木部分抽出，在一端用指甲把嫩皮刮掉不超过小指甲那么大一块儿，放在嘴里吹着试试，如果不够响，就再刮去一点儿，直到能吹响为止。这样一个简易的杨树哨子就做好了，我们叼在嘴里，走街串巷地吹着，互相比着，同时也快乐着！

七八月是农村最美的时光，瓜果蔬菜满园。妈家小园每年都有一架一架的豆角，有长长的豇豆，有白白的“胖腿儿”，有豆粒黑白分明的“猫眼儿豆”，还有豆荚宽宽的“老牛腿”。想想那时妈妈做的小米豆角饭，至今回味无穷。一畦一畦的黄瓜，有白色的，有绿色的；有身量苗条的，也有体格健硕的。那年月无论谁家的菜园，只要你想吃，就可以去摘黄瓜，掐几根葱叶，无需打招呼，因为家家都不缺，也没有人认为那是“偷”。炎炎盛夏，用井水拔过的黄瓜，切成丝，加上小葱、香菜，拌上自家做的黄豆酱，就着小米水饭那叫一个美味，现在想起依然觉得齿颊留香。

黄瓜和豆角都是爬蔓的，妈妈要在它们的垄间种上茄子、辣椒或西红柿，这样高低间植能保证通风和采光。妈妈不是农学家，但是那些年她用最朴素的方法进行了科学种植。

细捻流年，最美好的快乐时光都留在了那个当年特别想离开的地方——故乡。

那些年，春季里和牛倌、羊倌、猪倌漫山遍野地采山杏、摘野菜，是我们的常态。夏季里一群半大孩子拿着小塑料桶或大一点的酒瓶和筛子下河捞鱼，有时顺着河道一走就是十几公里，丝毫不觉得累！

夏天最值得期盼的是看电影，每个月都会有放映员来村里放电影。至于看过的电影，除了《妈妈再爱我一次》外，大抵都不记得了。在那时，村里的一个大男孩每次看电影时都会偷偷地给我占位置、拿凳子，带一些很珍贵的零食——家里自制的爆米花。因为我和他妹妹在放假时总是形影不离，因而他创造了众多的巧合。看电影我们距离很近，采蘑菇我们能在树林里偶遇，周末放学回家时能在学校不远处“恰巧”碰到。村里人的眼光很毒的，即使我们没有单独出去走，但还是传出了一些风言风语。爸爸约谈了我，没有打骂，只是提醒我。我明白了。从此我不再和大男孩的妹妹一起采蘑菇、看电影，青春懵懂的小美好就这样被我无声无息地割舍了。

初秋，我和小伙伴三个一群、五个一组的到大田里找“菇娘”“黑甜甜”（小黑豆豆），因为大地都施农家肥，有时还会意外收获到黄瓜、西红柿。如果夏季雨水充足，初秋也是采蘑菇的好季节。那时到处都是树林，蘑菇根本不是稀罕物，有的年头我们甚至用牛车或马车、驴车去运采摘的蘑菇。每家都会把采来的蘑菇晾干或腌上，留待冬天吃，小笨鸡炖蘑菇是冬天的一道常用待客菜。

提起采蘑菇，有一件趣事我仍记忆犹新。

那是一个午后，几个同村的小朋友相约和牛倌一起去采蘑菇。出门时还是艳阳高照，不久就是彤云密布，雷声阵阵。牛倌看到乌云滚滚，远处开始了电闪雷鸣，他开始催促我们赶紧回去，因为村外的那条河，下大雨就过不去了！我们几个看着这黑云压城的架势有些怕了，准备回家。可是牛倌不能和我们一起回去，因为没到圈牛时间。我们抬头看看天，也没了主意。稍大一点的孩子成了大家的主心骨，他说：“我们回去吧，不然，待会儿过不去东河套。现在大家把蘑菇都倒到我筐里，这样我们走得快点。”我们一致同意，三下五除二，他的筐满了，我们的筐空了。我们说好跟着他原路返回，谁也不敢耽搁，匆忙地下山了。走过几片树地，过了多少沟坎，一概不知。忽然不知谁的眼睛尖，看到远处有一只像狗的动物正朝我们这边张望，便喊了一声：“狼来了，快跑啊！”听到预警，我们不管看没看到所谓的狼，都撒腿就跑，邻居家的小娟鞋子跑掉了，她拉着妹妹的衣角说道：“小光，你等等我。”妹妹一把拽开衣角，大喊：“撒开我，我可不想被狼吃！”当然了，这些都是妹妹后来说的，当时光顾着逃跑，也不知道后面发生了什么事！我们一气跑到离村子最近的田地，大喊着：“救命啊，救命啊！”恰巧四叔正在犁地，听见我们的喊声，看到一群孩子从山上跑下来，便停下来问我们怎么了，听我们说后面有狼，他笑道：“哪里有狼，那时马倌家的狗，我看到马倌带着狗往沟里去了，天气闷热，山上有大眼贼儿（山鼠的俗名）、野鸡、沙麻鸡，狗一定是在撵它们。”听了四叔的话后，我们哭笑不得。一场虚惊，小娟跑丢了一只鞋，妹妹和小娟友谊的小船儿也差点说翻就翻，最重要的是大家倒给朋友筐里的蘑菇也不好意思再要回来了……

冬天是孩子们最喜爱的季节。我们虽然没有羽绒服，但穿着妈妈做的爱心牌棉衣，有时都不戴帽子、手套，一点也不觉得冷！等着河面的冰冻实了，一大片一大片的冰面是孩子们放学后的乐园，我们在雪地里嬉闹玩耍，绕着树溜着冰，划着冰车，不到太阳落山绝不回家！

如今故乡的小路没了尘土飞扬，没了牛粪羊粪的气味。整齐划一的砖墙，清一色的水泥路，家家有了网络。好多家都有了小轿车，宽敞的大房子。可是村子里的年轻人越来越少，空房子越来越多，原来的邻居老的老，走的走，怀念曾经带有“贼味儿”（瓜地里偷的）的西瓜，山上烤的土豆、玉米，再也吃不到了，一时无限感怀。

去年夏天回老家看望妈妈。习惯早起的我，走出妈家宽敞明亮的新宅，顺着新修的乡间公路一直走着，可是我没有找到二十年前离家时的感觉。清晨没有了袅袅炊烟，听不到熟悉的鸡鸣狗吠，也看不到相继赶着牛车、马车上工的人，看不到漫山遍野撒欢儿的牛羊，更找不到我们当年写作业时那一面大大的碾盘。

当年我背着理想的行囊，开始了青春逐梦之旅。我羡慕城镇里的人们可以随时吃到豆腐脑，而我们只有过年自家做水豆腐时才可以盛出几碗；我渴望品尝城镇里油条加豆浆的满足，更想脱离父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努力考学是我当时唯一的选择，我用十几年的寒窗苦读，实现了走出农村的梦想，成了村里第一个大学生，是我们家族的荣耀。我过上了随时都可以吃到各种美食的生活，可是在这个虽谈不上车水马龙般繁华的小城，我却一直感觉自己像一个寄居者，心无法彻底安放。或许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物质的充盈弥补不了灵魂的孤寂。

超市里出售的黄花菜、百合干，让我想起故乡曾经漫山遍野的黄花和百合，更想起了爸爸永远无法兑现的诺言——明年我早点去给你挖百合根。

父母在，人生尚有去处，父母不在，人生只剩归程。乡愁不仅是思恋故乡曾经的美好，思恋回不去的青春，还有无法长期陪伴亲人的遗憾，更有无法阻止与父母渐行渐远的无奈。

散 文

祖父老了

●陈昱

今年暑假回家，祖父的头发全白了，脸上多了好几块老年斑，走路时需要人搀扶，就连平日餐桌上必备的白酒，祖父也不再饮用了，我突然意识到，祖父老了。

我知道，祖父绝不是一瞬间变老的，是在时光的流逝中慢慢变老的，我坐在祖父为我精心准备的房间里，红着脸，低垂着头。自从上了大学，陪祖父的时间就更少了，小时候还能陪他散步、下棋，陪他去菜市场买菜，去医院看病打针……长大后却只能通过电话陪他聊天。

回到家后，父亲说：“前几日你祖父的腿脚有些麻木，如果不经常到楼下锻炼，就只能长期拄拐行走了，我和你大爷工作繁忙，正好你回来了，陪他散步的重任就交给你了。”我用力点了点头，心里发誓要照顾好祖父。

盛夏的天气格外炎热，我特意挑选黄昏时陪祖父散步，我们祖孙俩从家出发，祖父在前面，我在后面，下楼时，祖父的双手紧紧握住扶梯把手，待他第一只脚牢牢落在台阶上时，才敢迈出第二只脚，我紧紧跟着祖父，精神紧绷，手机全程保持静音，但凡祖父稍有晃动，我会第一时间扶住他。可祖父很少用我搀扶，说我就像是他的一个拐棍，他要是用久了，就离不开我了。

我始终放心不下祖父，有时看着祖父独自一人艰难地走过石子铺满的小路，我总是要扶他一把，等这条路过去了，我才肯松手。我们一边走，一边欣赏身边的风景，路过一棵树，看到树上结了李子，我伸手摘了几个，乡下的李子很红，很甜，很软，而且不打农药，我只是略作擦拭就装进了口袋里。祖父慈爱地看着我：“今年李子大丰收，你李叔、王叔送来了满满两大袋子，你要是喜欢吃，走的时候都拿去。”我开心地点了点头，又路过一棵树，树上结满了沙果，这次我没有伸手去摘，而是停下来感叹，还是乡下好！我在学校买的沙果个头又小，尝起来还酸。我和祖父相互对视，笑声顺着微风，沿着这条乡下小路蜿蜒向北。

祖父说：“相比于我的两个儿子，我更愿意与我宝贝孙子一起散步，除了放心，还多了一份开心。”

陪祖父散步的时光总是短暂的，正如美好的事物如昙花一现。临走前，祖父的情绪有些低落，他总是放心不下我，要独自一人前往离家几千公里的城市读书，他怕我天冷不知添衣，怕我在学校吃不饱饭，怕我受同学欺负……而我，更放心不下祖父，当父亲把买好的车票递到我手中的那一刻，我的眼眶瞬间红了，紧紧抱住祖父不松手。

那晚，祖父做了一桌子佳肴，还做了我爱吃的酸菜馅饺子，祖父一直念叨着“上车饺子下车面。孙儿多吃点，肚子填饱了，就不那么想家了。”

上车以后，祖父打来了电话，我听出祖父的声音有些沙哑，我打趣地和祖父说：“往后的四个月，咱们又要用电话联系了，你要等我，别独自匆匆老去！”

母子湖之冬 李娜 作

诗 歌

见 证（外二首）

●钱秋菊

我接到了你的电话
这么多年
你是唯一主动要我见证幸福的女人

你娇美的声音洋溢着阳光般的笑意
我似乎闻得到你心底的甜
我只担心着我的笔墨不能描画
你如水的深情

我们曾一同翻看着同一个故事
期待着穿上一件彩云织就的霞衣
在春风袅袅的三月
你终成了剧场里的主角
你的爱情里没有水晶鞋
可你的笑容却真实而洒脱
映着我耳边的音乐
形成一幅绝美的画

这一个记忆
独属于你
只因为你是
唯一邀我见证幸福的女子

蓦然回首

为了，陪你把世间的风景，看透
我牵着你的衣袖
沉默地周游
生怕，会甩掉你的音容笑貌

为了，许给你不知未来的，承诺
我踏上一段孤程
素衣锦年，背对流水

多年以后，蓦然回首
我失落在那段孤程
而你，不知去向

念

这是一个
水泥与钢筋浇灌而成的城市
这是一个
寂寞与疲惫交错来临的梦境
似乎，醒来或是沉睡
都无关重要
我一路风尘的仰望过你
也曾于忙碌的间隙沉吟过你
却与你，无语凝眉

微笑，与你
已成为我面对你时的面具
踏上念的征途时
已告诉自己的影子
要紧随左右
路遇一池碧水
飘零的长发
抚过我晦暗的脸庞
掬一湾纯净
清洁我疲倦的双眼

小 说

丑娃与鹅

●孟秀华

水泥铺设的村路，被下午的太阳晒得热烘烘的。丑娃走在上面，鞋底很快被热透，汗水也紧跟着冒了出来，而跟在他身后的几只白鹅，似乎也感觉到了热，身子踉得更加快了。

丑娃和鹅们走出村子没多远，一群男孩从后面追了上来。他们来到丑娃身边时，不知谁喊了一句：丑娃，跟我们一起玩吧，老是跟鹅在一起多没意思！丑娃扭头看了他们一眼，没有吭声。那群孩子见丑娃没有回应，也没有再纠缠，一溜烟跑远了。

丑娃望着他们的身影，心里有些落寞。其实，他不是不想跟他们玩，而是不想听他们丑娃丑娃地叫，他总能从那称呼里听出嘲讽的意味。

丑娃不喜欢自己的名字，也不喜欢别人叫他的名字，他只喜欢爸爸妈妈叫他，另外就是韩爷爷韩奶奶了。韩爷爷韩奶奶叫他时总是把丑字去掉，他们只叫他娃儿。韩爷爷韩奶奶的儿女都在外地工作，家里只有他们老两口，寂寞时就把丑娃叫过去。丑娃也很喜欢他们，不论走多远，只要听到一声娃儿，立即就会跑过去。当他气喘吁吁地跑到韩爷爷韩奶奶家时，汗水在黑红的小脸上画出了道道。

丑娃一进屋，韩爷爷就把他拉进了怀里，韩奶奶则拿着毛巾为他擦汗。韩奶奶一边擦一边心疼地说：这么俊的小脸被太阳晒得黑成了这样，多可惜啊！丑娃看着韩奶奶，怯怯地小声说：奶奶，别逗我了，我长得丑。“丑啥丑！那是你爸你妈为了你好养活，才给你起的丑名字。不信你到镜子前照照，多俊的一个小伙子！”

丑娃认为韩奶奶在哄他开心，所以他没到镜子前去看自己，他怕镜子里出现一张奇丑无比的脸，让他心里仅存的那点希望破灭。

丑娃领着鹅来到河边，鹅们立即欢快地跳到河里觅食去了。丑娃则在离鹅远一些的地方蹲了下来。

丑娃蹲下去的地方，一探身就能看到水里映出一个男孩的影子。男孩圆圆的脸，大大的眼睛，被草原的太阳晒得黑红的脸颊，很俊美。丑娃看着男孩笑了一下，男孩也对他笑了一下。男孩的笑让丑娃非常兴奋，他伸出手就去摸男孩的脸，可他的手刚碰到水，男孩的脸就变了形，他急忙把手缩了回来。从那次以后，丑娃再也不敢去碰水了，他怕水里的男孩生气不跟他玩了。

丑娃有时会拿着树枝把男孩画在河滩上。他一边画一边和男孩说着心里话，但他从来没有把男孩和自己联系在一起。他认为那是河神送给他的玩伴。也就是因为这个玩伴，丑娃每天都要到河边去。一到河边他就迫不及待地寻找那个男孩，男孩也似乎永远都在等他一样，不论他蹲在河边的什么地方，总是能看到他。

丑娃一看到男孩俊俏的脸，心就会踏实起来。他对男孩笑，为男孩唱歌，有时还和男孩玩打水漂。丑娃打水漂很厉害，一次能漂起来七八下。

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丑娃要回家了。他先和水里的男孩说声再见，然后把手指放在嘴里吹出一个哨音。鹅们听到哨音纷纷上了岸，排着队来到他面前。

丑娃七岁时，该上学了。但他不想去上学，他害怕自己丑陋的脸被同学嘲笑，也害怕自己的丑名字会在整个学校里响起来。因为同村的猫娃就是因为名字经常被同学嘲笑而一次次逃学，又被老师一次次地找家长，最后改了名字又转了学校才消停下来。

丑娃没敢把自己不想上学的事告诉爸爸妈妈，他怕爸爸妈妈伤心。因为爸爸妈妈已经为他准备好了上学的所有用品，而且都是他喜欢的。

开学那天，丑娃慢腾腾地一直不想出门。爸爸妈妈已经穿戴好等着送他，鹅们也排着队来到门口，可他还在假装系鞋带而磨蹭着。爸爸说：丑娃，快些吧，到点了。丑娃看了看门外的鹅，又看了看爸爸妈妈，终于鼓足勇气说了一句：“我不想叫丑娃了！”爸爸忍着笑问：“怎么了，丑娃这个名字不好吗？”“不好！”至于为什么不好，丑娃没有说出来。爸爸看着丑娃一脸认真的样子，怜爱地拉着丑娃的手说：“你以为你上学的名字也叫丑娃吗？不是的，丑娃是你的小名，你的大名叫刘俊生。”

丑娃的心顿时敞亮了起来，他又急切地问爸爸妈妈：“那我长得丑吗？”爸爸妈妈硬是拉着丑娃来到镜子前。镜子里的小男孩干净俊俏，就是他在河边看到的那个男孩。丑娃哇地一声哭了起来，鹅们听到丑娃的哭声，快速地踱到小主人身边围住了他。

科尔沁文学

艺如东图 题

广告热线:8219181 8272917
广告许可证:通广登第(002)号
全年定价:396元 季度定价:99元 发行热线:8277217
本报地址:霍林河大街7—48号 邮编:028000
分管主任:张志军 主编:王彦春
编辑:任志鸿 美编:仵宝龙

版权声明 通辽市融媒体中心拥有通辽日报采编人员所创作作品之版权，未经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摘编或以其他方式使用和传播。 通辽市融媒体中心